

滴血的心灵

上官小平 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滴血的 心灵

上官小平
著



作者简介

上官小平

Shang Guan Xiao Ping

原籍：赤峰市。

高护毕业，副教授，中共党员。

曾在吉林大学附属吉林医院吉林市中心医院从事护理工作30余年。其间，做护理管理工作20年。

撰写专业论文

20余篇，参加全国护理学术研讨与护理管理会议数次，并得到同仁们的认可，曾随中华医学会出访欧洲进行学术交流并考察了德国国家医院和教会医院。

她酷爱文学，曾参与医院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知名老专家、中青年骨干分子先进事迹的报道；被院党委指派，参与医院建院80年、90年、100年的院志撰写工作。



并且专修了中国逻辑与语言大学和吉林师院的文秘专科,于2010年,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了30多万字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久别故人归》受到了国内许多医学专家和读者的喜爱,并传至加拿大、美国、日本、德国等。

《滴血的心灵》是她发表的第二部长篇小说。

上官小平的乐观精神是:

- 1.走自己的路,不畏艰难。
- 2.鄙视小人,崇尚论修养。
- 3.时代让我站错了队,我再站回来。

最欣赏的名句是:

- 1.雄鹰之子筑巢于松柏之巅,与天风盘桓,太阳也受它奚落。
- 2.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人生产右铭是:

成功属于勤奋耕耘的人。



随中华医学会参加在德国举办的国际医学新技术暨医院管理研讨会并与德国专家及北京专家合影



在德国与德国医院护士（右）及患者（中）合影





随中华医学会考察德国医院并与院长合影



随中华医学会参加在德国举办的国际医学新技术暨医院管理研讨会并与北京专家合影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全国会议



吉林松花江边



作者 2015 年国庆节生活照



内容提要

滴血的心灵，讲述的是以慕小桥、于清清、贺鏖、柳熠、院长等为代表的一群先进的医疗护理工作者和管理者们的故事。

贺鏖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外科权威专家，擅长大外科的多门学科，疑难病症的诊断、治疗、手术技术。他绝无仅有的双手持拿器械，堪称一绝。

故事中的柳熠，是名牌医科大学毕业的硕士研究生。他俊帅、沉稳、上进。招惹许多女孩子的喜爱，但他却对慕小桥情有独钟。

慕小桥多才多艺，美丽、典雅。她喜欢在喜乐悲情中，以小提琴来叙怀自己的情愫。她和于清清把自己的青春和大部分精力都献给了为病人服务的工作中，饱尝了许多不公和歧视。但她们没有怨言，每天做着循规蹈矩永无休止的大量的护理工作。

当慕小桥发现了自己的同窗好友于清清的丈夫莫云鹏，是一个双面人物，暗地里与他的女同学，同事李琴干着偷鸡摸狗的事，且生下了孩子时，心怀不公。

性格爽朗的于清清是一位能包容丈夫又特别能战斗的手术室器械护士，由于积劳成疾，患了肺癌。当她即将撒手人寰时，她对自己的丈夫莫云鹏劝道：“由于我的工作，让你吃了很多苦，我死以后，你不要再找护士了，过个好日子吧……”莫云鹏悲恸欲绝，心灵受到了强大的冲击和震撼。

于清清嘱咐慕小桥：“你把我的职称证书送到我的墓前……

我喜欢我的职业，请你帮我穿一套新护士服，戴新护士帽子！”

于清清在雨夜离开了。

当慕小桥到于清清的墓前去祭奠她时，突然风起云涌，雨滴落在了她的脸上、身上。

这时，柳熠撑起一把大雨伞，悄悄地来到她的身旁。

迷幻中，天那边又响起了小提琴“梁祝”选曲。但传出的不是“碧草青青花盛开，彩蝶双双久徘徊……”而是：“淡淡烛火凄凄音，燃尽自己照别人，壁影之吻提灯女，滴血的心灵染忠魂”。

流畅的语言，诙谐的措词，多棱角的手法，将故事一步步引申，向读者展示了医护工作者真实的工作与生活的一面，同时也揭示了：在错综复杂的社会现实中，物欲横流、人微言轻、人云亦云……令人刻骨铭心。

并以情愫如简，淡定如菊的心理比拟，描绘了正义与邪恶，高尚与卑贱，纯洁与友爱。让读者荡气回肠，遐思怀想。

著 者

2015年7月28日



—

暮色下，悠扬舒缓的梁祝“化蝶”音符，在乐谱上跳动。一缕凄婉如梦如幻的琴声，会让那些喜爱音乐的人闭上双眼。琴声由近渐远，直至传到窗外……

座椅上，有些朦胧梦幻的背影，令人揣摩。

定睛看去，一位披着长发的清秀女子，正演绎着她手中那骚动的琴弦……引出了碧草青青花盛开，彩蝶双双久徘徊……响彻云外，响彻山谷，响彻车内……

这时，远离城市喧闹的高速公路上，一辆客车正在疾驰。

客车内，传出令人迷醉的小提琴梁祝选曲“化蝶”。

天下事之相习而垂后者，必有人以开其基焉。

许多中国人都知道“梁祝”的故事。

有传说，梁山伯与祝英台是天上玉帝或观音佛前的一对金童玉女，由于他们二人不安分天上的生活，违抗天规而被贬下凡。

金童降生在一个姓梁的穷人家叫梁山伯，玉女降生在一个富贵的祝姓员外家里叫祝英台。

后来，又有了东晋年间，一位富贵祝姓的员外家小姐，名英台，女扮男装，在求学过程中，邂逅了书生梁山伯，奈何命运多磨。在山伯得知了英台的女儿身后，前去求婚之时，英台已被父亲许配给了太守之子。梁山伯因此抑郁身亡。祝英台被迫出嫁之



日，白衣素颜，花轿绕道驶至梁山伯的坟墓前时，英台的哀恸感应了上苍，顿时出现了闪电雷鸣，一阵骤雨阴霾中，梁山伯的坟墓爆裂。此时，正在坟墓前哭得悲恸欲绝的泪人祝英台，魂飞弥尽，翩然跃入坟墓中。

一声惊天的响雷过后，随着闪电，墓复合拢，风停雨霁。

彩虹辉映空中，梁祝化作两只美丽的蝴蝶，在人间蹁跹飞舞……

后来人们为梁祝的爱情与命运所鸣愤并折服，便写下了著名音乐选曲“化蝶”。

每当人们听到这散发着流光，高贵典雅，又透露出一股祥瑞之气，并梦想着与自己所爱的人双飞浮游天地之间，共同见证这个世界的繁华时，会表现出一种无形的心灵与肉体的自满。

此时，车内传出的梁祝“化蝶”小提琴声，犹如夜空中的催眠曲，使得不到20人的乘客，有的打起盹来，有的趴在别人的肩上酣睡得流出了口水……

客车行驶在宽广的公路上，没有一丝的不祥之兆。

突然，公路前方出现了一辆卡车，喷放出两道灼人的光芒，两只车前灯的火辣，像野狼的两只眼睛刺着人们的视线，犹如脱了缰绳的野马不听使唤，朝着客车迎面飞来，咣的一声咬住了客车。

这间屋子平常简单。所有的陈设，清新淡雅，以白色调居多。

刚刚进入朦胧的夜晚。室内的灯光，映在女主人的背后，魅力十足。她在“化蝶”的哀婉音乐中，迷恋、品味着旋律的凄美与古典：千古传诵深深爱，山伯永恋祝英台……十八相送情切切，谁知一别在楼台……



忽然听到电话刺耳的声音，她不由得颤抖了一下，小提琴险些从手中滑落到地上。她有些扫兴地停下弹跳的手指，转过头来，由阳台进入客厅：“喂，你好……”

不知她听到了什么消息，表情一下子变得寡欲冷漠。她放下小提琴，随便在柜橱里掠过一件衣衫披在身上，似旋风般出了家门。

大街上。

三四辆救护车鸣着刺耳的笛声，陆续停在了医院的大门前。

十几位医生和护士，有序地站成两排，从他们的衣着看，可以猜到他们已等候多时。

他们表情严肃，好像只注视着同一个目标，就是待救护车缓缓地停稳后，把一个个伤员从救护车的后门抬出来。

展现在眼前的这家医院，是本省本地区享有一百多年悠久历史的老牌国家三级甲等医院。据历史资料考证，这家医院是早在1908年由英国人建成的。后由高丽人（早先，人们习惯称韩国人为高丽人。中国的少数民族中，也有的一个民族，即是朝鲜族。他们的语言相通，生活习惯类同。又有能歌善舞的习俗说法）接管。日本侵华后，又由日本人占领了这家医院。几经沧桑，世事变迁，转到了民国和建国后的国人手中。

如果说这家医院不能解决的病患，那么只能求助京津沪的最高权威医院了。

此时，操琴女子也夹在了这个白衣队伍中。

她是这所医院胸外科的一位护士长，早已过而立之年，名字叫慕小桥。

慕小桥问道：“是集体车祸？”

“是一辆货车撞上了大客车。”一位护士正忙着接手，从救护车后门刚刚抬出来的一名伤员，随意应了一声。



二人的话音未落，只见十多名医生和护士分兵几路，手脚麻利地把伤员先后推进了医院的大门里面。

二

医院手术室，多半被绿色包围着。除了墙壁是白色透明的，各种无菌敷布包和器械上面蒙的敷料，多半都是绿色的。凡是进入手术室的医护人员都要在进门后，按照要求先换鞋，然后套上绿色的无菌手术衣，戴上规定的专用帽子和一次性口罩。如果你不是上台手术的参与者或是非手术室的医护人员，只能停留在第一道门外的止步线前。

打开手术室的大门，是两个通道，一侧通往男女更衣室，一侧通往办公室、值班室。朝着正前方，一眼望去，有一道自动控制的电子大门。如果手术平车接近这个门，它便会自动打开，袒露出直径约十米宽的走廊，同时并驾齐驱三辆手术车，还可以拉横排站十个人左右。这道门是通向手术室无菌阵地的防御。

由于医学科学的发展，过去的手术室不能满足现代医学和医院的发展。

经过建国以后几代手术室的新旧更替转换，发展到了现在最具科学现代化的层流手术室，而且一改过去的老套消毒灭菌法，可以通过先进的消毒技术，灭掉、杀死空气中的所有细菌而净化空气。

顺着层流手术室的这道防御门，再往里窥视，可见到瓷砖至顶的墙壁和不能完全数清楚的一个个门。只有进到里面，才可以发现有一个环形的走廊。在走廊与走廊之间，锃明剔透的由不锈钢组成的二三十个洗手槽围成了一个半岛。这个半岛样的环形设施，是供每个上手术台的医生和器械护士消毒洗手专用的。半岛外圈约三米宽的走廊，显露着一个个的手术间的门，吸引着第一



次进手术室人的眼球，他们会不停地转着眼珠，想看看这个医院最神秘的地方，里面都藏纳着什么样特殊的武器装置。

其实，外行人看了也不懂那一个个手术间的呼吸机、麻醉机、起搏器、心电监测仪和各专科用的仪器，器械柜里和药品柜里装着数不清的器械包，还有移动式紫外线消毒灯，固定的自动消毒机等。

如果你不身临其境，手术室里哪怕承载着30人以上被手术的患者与上百个穿着深绿色手术衣的医生和护士，你都难以想象如同没有人一样的肃静。

在胸外科手术间，无影灯下。

啪！器械护士飞速地将一把止血钳递在医生的右手掌心上，然后一边看着术野（即病人的手术区域），一边准备拿下一个器械。

口罩和帽子几乎把所有的术者（参与手术的医生与护士）的脸全部遮掩，只能辨认出的是他们那闪动着光芒的眼神。

五六个人，把目光聚焦在同一个地方。

主刀医生把用过的器械扔在了手术台旁的器械盘内，然后，又伸出右手。

两个小时过后，主刀医生（手术中的核心权威人物）的脸上和脖子上已有汗水沁出。

巡回护士（又称巡台护士，是专门协助手术台上所需，传递物品的）手疾眼快地持着长环钳（手术专用持物的长钳子，钳子的头呈圆圈状），立刻在一个无菌容器罐中夹取出一块纱布，去擦主刀医生脸上的汗水，擦后，将用过的纱布扔进污物桶内。

手术已经进行了约六七个小时，参与手术的医生都感觉有些劳累，各自在手术台下，轻微地挪动一下有些麻木的双腿。

麻醉师坐在戴着面罩呼吸机病人的头上方，接连地报着病人



的血压指数。他虽然戴着口罩，但吐字却没有一丝含糊。

又过了半个时辰，已是子夜时分。

手术室的大门自动打开了。

这已经是第三个被推出手术室的病人了。

“病人术中血压有些偏低，全麻快醒了。”

麻醉师报告完病人情况，把病志递给了护士长慕小桥。又与值班医生叨咕了几句，便和手术室的护士推着平车走出了病房。

穿过玻璃窗遥望这个城市，楼群模模糊糊，只有星星点点的灯光忽闪忽闪着。

医院的手术室里。刚做完手术的护士，还在围着一个椭圆形的器械台旁，一个一个地清点和擦拭手术器械。

手术室外间。

一位身材高大、五六十岁的男子，正是刚才在手术台上的主刀医生。他正和自己身边的一位30多岁的医生在洗手。他们洗完手后，把脱下的手术衣和无菌帽扔进回收车内。

“主任，我送您回家吧！”30多岁的医生说道。他叫柳熠。

“不用，我已经习惯了！”年长的主任贺鏖回答道。

随后，二人走出了手术室。

刚送完病人的巡台护士，把平车放在手术室走廊指定处，转回到手术间，帮助器械护士一同清理擦洗完器械，又开始将其分类打包或浸泡在不同的容器中消毒。

紫外线消毒灯发出吱吱的响声，并放出蓝紫色的光。

一切术后清理工作完毕，两位护士关掉手术间的灯，来到办公室，在紫外线消毒登记本上写下几个字。

更衣室内，她们二人精疲力尽地脱下手术衣。



“天快亮了!”巡回护士说道。

“是啊!”器械护士于清清答道。

“清清姐，你在值班室睡两个小时，歇歇，6点再回家。”巡回护士看于清清实在是太累了。

“不用了，我得回家去做饭。最近，他们也常加班。”于清清答道。

此时的于清清，哪里知道，在她奋力抢救一个个生命时，她的家里发生了什么。

于清清的丈夫莫云鹏四脚朝天地仰在床上。他突然醒来，捅捅身旁的女人。只见那女人露着上半部身子，睁着有些发涩的睡眼：“几点了!”

“四点多了。”

“是吗!我家那位快下夜班了!”

莫云鹏身旁的那个女人叫李琴。她和莫云鹏是初中同学，又在同一家企业工作。只见她一轱辘坐起，蹦到地上，紧张的往身上套着衣服，披头散发，像鬼狐一般溜出去了。

李琴边走边用手捋着自己蓬乱的头发。她与于清清在同一条马路上奔走擦肩而过，于清清却没有注意到她是一个什么样长相的人。

通常，手术室的护士因为每天面对复杂繁多的各类疾病和切下来的肿瘤及废弃物，心理上自然产生感染或被感染的概念，久了，便形成对一切外部环境和自身疾病的防护警惕，所以，她们都有一个习惯，就是家里除了固定的、怕褪色的摆设和吃的东西不能消毒，其余用的物品都要定期洗刷擦拭消毒。非医护人员，到了这样的家庭，会感到一种拘束。尤其是那种带有香味和刺鼻